

法国移民政策软肋

与“大熔炉”式的美国移民模式不同，法国实行的是强制同化政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求外来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模式并接受法国社会的价值观念

文 / 韩曼曼

连环杀手默罕默德·梅拉赫死了，在一个叫“玫瑰城”的地方，一个曾被认为是欧洲种族和谐的典范城市。与法国警方对峙 32 个小时后，他被参加突袭行动的法国黑豹特警队击毙。

这个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在两周时间里所制造的 3 起枪杀事件震惊了世界。3 月 19 日，他在图卢兹一所犹太学校门口开枪打死了 3 名学生和一名教师。而在之前的 3 月 11 日和 15 日，还有 4 名军人分别在图卢兹和离之不远的蒙托邦市遭到他的枪击，3 人死亡、1 人重伤。

枪击案严重影响了图卢兹人的生活。“我的学校离枪击案现场只有 200 米的距离。同事困在家里 30 个小时，因为住所离警方围剿梅拉赫的居民楼很近。”在法国高等航空航天学院任教的阿班·阿赞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看到街头出现与梅拉赫作案时所戴头盔骑黑摩托车相似的装束时，阿班·阿赞斯依然会不由从心底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惧。

一个城市，两个世界

多年研究跨文化和移民问题的经验告诉阿班·阿赞斯，梅拉赫事件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极端个案，它背后隐藏着法国社会多年积蓄下来的族群矛盾。这一矛盾就像颗定时炸弹，一触即发。

据警方公布的资料显示，血案中的被害人均有少数族裔背景。而梅拉赫杀人的目的是要为巴勒斯坦儿童复仇，并抗议法国驻军阿富汗。

作为一个少数族裔聚集的法国西南部

城市，图卢兹的社会阶级、文化和宗教信仰都很多元化。图卢兹的移民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国家，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以及北非地区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对边境国家的开放是这座城市的一大显著特点。但多元文化并存并不代表多元文化能够共融。

“族群之间难以共融其实是法国一个长期被低估的问题。尽管这些外来移民拥有法国身份，但显然法国主流社会只是接纳却并没有真正接受他们，这在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者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阿班·阿赞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图卢兹的穆斯林移民。

大批穆斯林移民出现是在法国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当时法国在大规模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急缺劳动力，于是从北非等前法国殖民地地区大量引入劳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法国国籍，成为法国人。

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安置问题。同很多法国大城市的做法一样，图卢兹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了经济社会条件较差的城镇郊区。

这些拥有法国身份的穆斯林移民者非常渴望融入法国社会，然而却遭到了主流

社会的冷遇。当大规模的生产由人工被机器所取代后，这些穆斯林移民大都失去了工作。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移民逐渐在图卢兹的郊区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生活圈子。

然而相比较这批在母国长大，说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真正遭遇身份认同矛盾的是他们后代。这些在图卢兹出生长大的年轻人，虽然依旧信仰伊斯兰教，但自小都接受法国模式教育，多数已经不会讲阿拉伯语。这些人群虽然身处法国这样一个高福利社会，却被挡在主流社会之外，无时无刻不处在失业与歧视的阴影下。

选择封闭意味着选择贫穷，而贫穷又让他们更加排斥社会。随之而来的是高犯罪率和社会治安恶化的问题。继而这些人被本土法国人认为是“危险分子”，他们生活的街区也被看作是“问题街区”。

“在这些街区，大量孩子没有上学，失业率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吸毒和毒品交易泛滥。这些地方甚至让人感觉不属于法国。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愿意去那里，也不会有警察去那里。人们都觉得那里实在太危险了。”阿班·阿赞斯说。

23 岁的默罕默德·梅拉赫就是出生并成长在图卢兹市郊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聚集区，也是当地有名的问题区之一。从童年时期起，他就是一个问题少年。他一共被警察逮捕过十几次，15 次被定罪。2007 年到 2009 年间，他曾在法国监狱服刑 18 个月。获释后，他曾申请加入法国军队，但由于有犯罪前科，申请被拒。

这两年，他一直靠领失业救济金过活。

“这些生活在郊区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和希望。他们认为就算自己再努力学习知识，再努力工作，最后也依然不



默罕默德·梅拉赫（电视截屏图）。



3月21日，在耶路撒冷一处犹太公墓，法国图卢兹犹太学校枪击事件中遇难的4名受害者在此下葬，数千人前往公墓参加葬礼。图片中间的是7岁遇难女孩 Miriam Monsonogo 的母亲。

能融入法国社会，依然得不到和法国本土人一样的机会。他们对前途开始绝望，对自己的法国人身份产生质疑，并把自己封闭在本族人的小圈子里。”阿班·阿赞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强制同化

一位在图卢兹留学的中国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图卢兹的居住区域区别很明显，都是以人种为中心聚集。对社会中下层移民者歧视现象明显存在，在对穆斯林移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裔人的态度上尤其明显。比如阿尔及利亚裔人站着的地方，大部分法国人不会去靠近。

图卢兹所面临的种群融合问题其实也是全法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不仅根源于地域的孤立，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也体现在法国的移民政策上。

对于外来移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和模式。与“大熔炉”式的美国移民模式不同，法国实行的是强制同化政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求外来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模式并接受法国社会的价值观念。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去年4月，法国实施了一个颇受争议的新法律：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戴面纱。法国也就此成为欧洲第一个正式实施这一法律的国家。这一法律引起了很多穆斯林移民的不满。

近年来，在欧洲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多法国民众把原因归结于移民的身上。再加之西亚北非等地的动荡导致涌入法国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以及国内极右势力推波助澜，法国近年来也正逐步收紧移民措施。

与此同时，法国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也借机抬头。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被一些人看作是种族主义之火的“助燃器”。

最近两年，他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外来移民的政策措施，如清理、遣返北非、西亚及亚洲非法移民，强力驱逐吉卜赛人以及取消那些原籍外国、有严重犯罪记录者的法国国籍等。

就在本次枪击事件前，萨科齐为了在总统大选中得到传统右派的支持，同时吸引部分极右翼选票，有意打“保守主义”牌。他一度抱怨法国“外国人太多”，主张每年接受移民人数减半并缩减移民的社会救济福利。

枪击案犯罪嫌疑人的外来移民身份很有可能成为极右党派有关移民问题、排外倾向的说辞。而大量的说辞将可能导致法国人对国内移民，尤其是对穆斯林移民者的看法更负面，因而进一步加深法国各个族群之间的裂痕。

对于法国政府近期实施的一系列移民措施，劳伦斯·莱里蒙觉得有些过于偏激。

她在图卢兹生活居住了30年，是当地有些名气的律师。

“我和我的家人都曾感到了恐惧。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庆幸他在抵抗时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虽然法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外来移民带来的社会安全隐患，但并不代表所有外来移民都存在问题。”劳伦斯·莱里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虽然劳伦斯对法国警方的高效率办案表示赞赏，但作为一名律师，她认为警方现场击毙嫌疑犯的做法有待商榷，特别是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并不是最好的结果。

“我深知审判对于受害者家属的重要性，虽然过程痛苦。如果嫌疑犯被审理，他就要在法律上为他的行为接受审判。虽然这无法化解受害者家人的悲伤，但让嫌疑犯受到应有的制裁是对死者精神上的哀悼。”她说。

阿班·阿赞斯认为，在移民问题上，法国的媒体和政府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正面作用。媒体惯于给不同的移民族群贴上各种标签，而政治家们所传递出的信息也是消极偏多。法国政府应该向移民者传递一个更加积极的信号，那就是法国需要他们，他们是法国社会的一部分。

其实排外思想的出现并不仅存在于法国。去年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的造成76人死亡的暴力枪击案至今仍然让很多人心有余悸，凶手就是一个典型的极右翼分子。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鼓动欧洲人掀起排外浪潮。在德国，极端右翼分子也在不断制造违法犯罪事件。

“如果上百万的移民都对自己生活的土壤失去信心，恐怖事件将会再次发生。”阿班·阿赞斯说。

似乎是为了逃避现实的戾气，欧洲人都愿意去电影院里寻找温暖。最近有一部法国电影《触不可及》很风靡，富有的上流社会白人因跳伞事故瘫痪，雇佣刚出狱的非裔黑人做全职看护。每三个法国人，就有一个为这部片子走进影院。在整个欧洲大陆，它同样所向披靡。

电影给矛盾的欧洲人一种理想化的范本——在法国，在全欧洲，新移民和主流社会，不同族群之间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人与社会都能获得自由地并行，温暖地相处。★